

因詩必烈孫

楊 騷

我是詩的神經，剛從我所選擇的詩人腦殼中跳出來的。詩人現在在那裏和人家談天。什麼人都看我不見！

但我的力量，我對於人間的貢獻，以及在宇宙間占有如何的位置，是誰都曉得的。第一，沒有我，世間便沒有詩；不，沒有我，這個宇宙就簡直是一張天文學家擬作的天體圖形，好，就染着花花樣樣的色彩，也沒有生命之光的呢。誰都曉得歌德，沙士比亞；且了，拜倫，海涅，這些許許多多奇怪而使人仰慕的名字罷。李白，杜甫，屈原這些更不待說。可是這些都是我的工具呀。無論他們有如何各擅着異調的聲色，他們都無條件地同樣受我的支配。不要驚奇，只要曉得我的名字，就什麼都可以承認的了；我的名字是『因詩必烈孫。』

(1)

『因詩必烈孫』。好個響亮的音樂！別名『靈感』，但這是時代落伍者對我的尊稱。本來人們稱呼我什麼，於我一點也無關係；就叫我做『天來的』，喊我『神乎哉』，我都樂受。絲毫不覺得有什麼屈辱感。但是科學漸漸進步，——這老大的東方古國有沒有科學且不管牠。——人事漸漸複雜，從之名稱也非跟着漸漸咕哩咕嚕難解起來不可。看近來市上的貨

(2)

色不是大都要用着新奇的字眼來寫招牌廣告販賣的麼？賣的人固然明白也未可知，買的人更非裝着十分心得的態度，無條件地承認了不可；因為『真』的白癡誰都不願當，而先覺的『假面』誰都喜歡掛的。這是非好現象，是非合理，是非時代的一小必然性，任人去想去理論鬥爭罷：我本就是『因詩必烈孫』，超越理性，雖人家要怎樣稱呼我，阿貓阿狗都可以，但却喜歡這個聲節多意思無的『因詩必烈孫』些，所以我的名字還是『因詩必烈孫』好罷。兼之，近來又流行地人人喜歡這樣喚我，而實在的，因詩必烈孫，因——詩——必——烈——孫，這簡直是一小節絕妙的，真的音樂！

我有這樣好聽的名稱給他們呼喚，我在他們中間是這樣的重寶，但他們却始終看我不見，儼若人世間沒有我存在着似的：這確是我最大的屈辱。看啦，我很明瞭地在此，取着『低頭思故鄉』的姿勢，顯然像 Rodin 的名彫『沉思的人』似的排在他們的眼前，而他們竟看我不出，這，非他們蔑視我，便是他們白痴。那裏，根本他們就不曉得我爲什麼要取着這個『低頭思故鄉』的姿勢；那裏，根本他們就不曉得我在那裏。我的故鄉？天上？雲中？石隙？樹梢頭？在近？在遠？他們那裏曉得！就我說了，他們還是要像聾子對音樂的茫然罷，嗤！

故鄉且放在無人曉得的空間不想牠罷，我先來觀察這些包圍着我而不認識我的人們。剛才因我在沉思，他們你一句我一句地，不曉得在說些什麼，現在恰好他們一時停止議論，大家有的坐着，有的在室中跑來跑去，有的在微笑着吸煙，更有的在我頭上弄着花瓶中的花，——我是在棹上的一個花瓶傍邊的——同樣被靜寂支配着，正是給我一個好觀察的機會。

第一，最惹我注目的就是那位在室中一步一步踱來踱去的新來的客。從外相看來，他約有三十二歲左右，但頭髮却二毛了。黑白參差，約有四五寸長如乾草蓬鬆的長髮，意思是在表示思想過度，或曾經麻煩的失意事過來的麼？但身體滿肥，寧說是脂肪過剩，若以『心廣體胖』的見解說起來，他就心中沒有什麼樂趣，最少胸口也沒有什麼憂愁在說話；有憂愁，也必是昏睡不醒的。是，再看他那種悠閑自適的態度，頭仰天，兩手後圈在屁股中，口中不斷地在微吟什麼似的，慢步徘徊的樣子，無論如何也不能說他有任何不滿或憂傷的。但什麼都好，因他不斷地微動着的口上，我注意到他兩唇之厚了。由是而注意到他有比常人倍大的兩個稍仰向的鼻孔，而他全部中最好看的眼睛，而他的金緣眼鏡了。顏色全體紅濁不清，處處生着色瘡，顯得非常肉感的而不得調和的樣子。最後，同時最初我就發見他有個搖頭點首的性癖，走着，微吟着，時時要哼着鼻孔很心得了什麼似的獨自點頭搖耳的性癖。

(4)

好，這位新來的客讓他逍遙自在去罷。其次引我注意的就是在玩弄花瓶中的花這個人。這個人對我也是個生客，假如非我健忘，我確沒有看過他的記憶。他有處女似的幽靜，羞澀，但隱約間藏着非常的傲慢和蠻勇。臉部的輪廓生得還好，身材也不壞。最特徵的是他口邊動不動就有兩個小笑窩生現出來，形得他格外有一種迷人的愛嬌。然而他的愛嬌和我不但不會起什麼感應，而且最拒否我似的，不管他的地位最與我接近，却連視線的一小瞥都不向我呀。不但如此，他的手指在我的頭上撫弄花蕊，要時時把花瓣一片一片地摘取下來，飛落在我的鼻頭上，使我不斷地被花香所刺戟，不斷地打起噴嚏。這實在使我太難堪了，實在太使我憤慨了。

正在這時，我心中滿着悲憤，用手把最後落下來的一片花瓣拂開的瞬間，聽見一個很熟很嘹亮的聲音說：

『藻里，你簡直是個酷殘的詩人！你曉得那薔薇花是誰拿來的？』

這個聲音真有如鶯哥啞嚀似的好聽。不是我在褒獎我的詩人，自從我有耳朵會聽人言以來，從沒有聽過誰的聲調有這樣美妙的。也是當然，非這樣，我怎會特意喜歡他，睡在他的腦殼中呢。不錯，我不但是喜歡他的聲音，而且喜歡他的樣子。他身材雖有點過短之嫌，也

有點過肥的毛病，但臉色之好，是桃花也比不上的了。加之，他每一個動作，姿勢的合乎節奏，態度的優雅，就是名女優也無以加之。可不是麼，看啦，看他那種以中指和食指夾着煙捲慢吸的容態，看他那種彎曲着身子依靠在椅背的姿勢，又看他那微微露着的笑神，不但小姐太太們要愛他，連我這個無血無肉的靈精也要一見傾心，迷住，而馬上就鑽到他的腦殼裏去睡，直到現在才跳出來啊！但有一事，他的詩我還未曾看過，雖耳聞他的確是個東方的新詩人，好壞還須自己鑑查才分曉。若以外貌觀察起來，第一他確生得一副好皮囊，第二也有些瘋頭瘋腦的氣概，第三也有一雙老在做夢似的眼睛，十分總有六七分靠得住的樣子。哦！真蠢！這有什麼推敲的必要，總之，我喜歡他，我就承認他是詩人，斷定他做得好詩，這不是就算了？我原是『因詩必烈孫』，我的直覺力萬人都承認，我雖超越一切的理性，我決不至誤謬哦……

『藻里，你簡直是個殘酷的詩人……』

(5)

這個詩還在我耳朵裏拖着微妙的音波，我重復望望所謂殘酷的詩人，名叫藻里的，而對我無禮的是個生客。他好像也受了這句好聽的話兒所感動似的，居然把手放開了殘零的花蕊，似笑非笑地嘴邊生起兩個小笑窩，瞧着我的詩人一眼，不大好意思地走向板坐在那兒的

批評家身邊去，說一聲：

「勇圓，我殘酷罷？」

勇圓這個批評家，做人熱誠不過，忠直有餘，但頑固一點，未免令人討厭。他平常不輕易說話，緊閉着嘴，凝着眼眸，時時刻刻在諦視什麼，思考什麼，決定什麼似的。坐時有如泰山穩重，跑路一似龜甲沉慢，無論何時，一動一靜，總保着一種不可侵犯的威嚴，絲毫不肯苟且的樣子。

「殘酷是殘酷的，尤其是對於美人送來的花！」

勇圓很慎重地，有力地對藻里這麼說一句，轉望着我的詩人，鼓起眼睛，接着突出嘴唇，——他嘴唇本有點突突地——又是很慎重的樣子，說：

「但是，任青！Anacreon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酒和女子的讚美詩讓古人唱去罷！」
我的詩人的雅號原來是任青。

「是呀，女子這些風流問題，無論怎樣已經是過去了；最少，處在二十世紀的，多事的，新舊轉換的，緊張的時代的我們，也沒有閑暇來討論牠的。切迫在我們目前的，任青，是胃酸問題呀！」

藻里跟着勇圓，向我的詩人這樣肉薄來了。

『喂，那是什麼，胃酸問題？』

在室中踱來踱去的那位悠然自得的新客，突然停止脚步這樣問。

『你脂肪過剩的胖子，當然是不曉得。加之，拾芬，你也是個古希臘的戀愛詩人喇，你會吟美人的粉頸朱唇！』

現在我又曉得這位新客的名字了，拾芬；而且是個詩人，又是個詩人。但這位詩人好像不大敏感似的，開着口不關，兩個厚唇微微顫動，眼睛在眼鏡裏眨着，再配以滿頭的雪花，很覺可憐似的，站着呆望我的詩人，任青。

結局還是我的詩人靈敏些，他把夾在兩指間的煙捲兒送到口邊去，輕輕地吸一口，桃花臉上依然現出微笑，身子仍舊斜倚椅背，很巧慧玲瓏的聲音，簡單地解釋一句說：

『那是麵包問題的別號呀。』

『哦！』

(7)
會吟粉頸朱唇的詩人，到此才發一響，啞然開着的口關住，不知他是在讚嘆人家的話，還是另有心得，重復開步搖頭擺耳起來了。但走不幾步，他又突然停住，望了望任青又望藻

(8) 里，

『真是，我們天天原喫上等的白米飯，麵包倒罕得……』

說着，又歪頭掉耳地開步走了，逍逍遙遙……

『藻生所說不錯，胃酸問題，現在無論怎樣是胃酸問題的時代，大家要喫呀。但是人家從我們的口邊把麵包奪去了，從我們的甕裏把白米劫掠了，我們同是些被壓迫階級的兄弟，同是些無產階級的弟兄！從來的詩人喫着夢求生，爲着夢呻吟。以後的詩人，新的詩人，已經不能滿足於那麼空浮的畫餅了！我們唯物，我們非是唯物不可！我們須得腳站實地，手握實物！由是，我們須得奮鬥，須得把壓迫階級先行打倒！我們非是一切被壓迫階級的急先鋒不可！我們非一手高舉反抗的戰旗，向後方招呼民衆，一手提着手榴彈望前方擲去不可！我們的口號是，前進，革命！革命，前進！又前進，革命啦！假使諸位承認自己是現代的新詩人，諸位非是革命詩人不可！』

再圓向不輕易開口，一開口是有非壓倒對手不可的氣勢的。由胃酸問題而唯物而被壓迫而反抗而革命而革命詩人，說來既有條理而又有魄力，的確可以打動在他面前的聽衆之心。不是麼，我的詩人的愛嬌的微笑，居然也隱藏了，吟粉頸的詩人居然也腦殼不掉了，而號稱

殘酷的詩人更是神憐奮發，承着勇圓的結論，傲然地，

『而假使諸位承認沒有不流血的革命，殘酷非是革命詩人的一個必然性不可！』

展伸了這一句警語。

『爲着正義，爲着大多數的幸福，我們不得不相當認識殘酷的可能罷！』

最後勇圓再斷定了這一句。

然而怎樣都好，他們的麵包問題，要如何解決，對於我這個無血肉無胃酸的『因詩必烈孫』，都不會生出什麼利害關係；自己最擔心的是那位殘酷詩人不會再來撫弄花蕊麼這個。果然，他看批評家已下了殘酷可能的斷語，口邊得意地生起照例的小笑窩，又走到棹子角頭來，又開始摘花瓣了，儼若這回事對於他是有無限的快樂似的。由是，我鼻頭又開始要受花瓣不斷的襲擊，簡直不曉得要怎樣招架應付才好。

或者有人會疑問罷，說：爲什麼既說是無血肉的靈精，那裏來的口鼻，那裏來的手脚身子，又那裏來的有外界刺戟的感覺呢？這個很容易了解：但人家既看我不見，什麼說明引證都是空的。猶其是在目今唯物主義盛行的時代，人們的耳目於『物』之外是聳與瞽的，我更沒有表白的勇氣和意向了。但是不說好，簡單說一說也無不好；說來沒有『色』與『線』，

(10)

原是我『因詩必烈孫』構造的特徵，也是人們不容易看到的理由。然，却不能說沒有『色』與『線』，就沒有實質形象了，惟其是無色無線，我『因詩也必烈』的組織有如何的微妙入神，到底非人們所夢想得到的呀！

『那麼爲什麼不跑開呢，既是那麼苦着花瓣的襲擊？莫不是你因詩必烈孫動不得的麼？』或者有人再會這樣疑心也未可定。但不是說玩的！我『因詩必烈孫』不但是會跑，而且會飛呢。我一會可以飛入天心，一會可以飛入人心。現在我身居上海，但要到巴里只一眨眼，要到莫斯科也不過只一眨眼；然而要飛上又恢復了逍遙自在，仍舊在那裏搖頭點首的粉頸詩人拾芬的髮尖頭，去觀察牠們的黑白如何分佈法，也是一眨眼的。是，超越時間與距離的關係，又是我『因詩必烈孫』的一個大特徵哦。剛才我不是說從詩人的腦殼中跳出來的麼？不會動，那裏會跳。不過我是喜歡靠近這個花瓶的罷了。但什麼都好，我現在到粉頸詩人——很失禮也未可知，我非這樣稱呼那位新客名叫拾芬的，總覺得不好過。爲什麼？沒有什麼，我喜歡是這樣。——的頭髮上去罷。我一眨眼。

當我飛上粉頸詩人的頭髮上之時，剛好他一步一踱地走到勇圓的面前，好像感到頭上有什麼在作怪似的，——假如他曉得是『因詩必烈孫』我光臨了就好啦。——頓住腳根，五指

往頭上搔抓，幾乎把我抓下了。由是他說：

『然而勇圓，據我曉得，人生可作兩部份而論，一爲冥想部份，他爲活動部份。於冥想部份有最高的價值的是『美』的感；於活動部份有最高的價值的是『愛』的感。而於『美』的感和『愛』的感這兩方面最優秀者便是詩人。我不解什麼是革命詩人，更不解什麼殘酷的可能性。詩是渴慕理想的聲，詩人是把現在的帷幕揭開，凝視着永遠的光景的。我這樣的主張！』

粉頸詩人不失其爲粉頸詩人，這段滔滔的雄辯，有點合着我『因詩必烈孫』的脾胃。然而批評家勇圓聽了却大不高興，突出嘴唇，叱咤的聲調喊出：

『什麼！這不是你的什麼主張或烏！這是古人的唾餘口沫，幾萬年前的陳論腐說呀！我們創造，要重新創造，所以我們要革命詩人，必要革命詩人！』

說了憤然站起，氣勢實非同小可，粉頸詩人有點畏縮了。據我旁觀者平心論起來，粉頸詩人所說是否拾着古人的口沫，無學的我不得而知；但，即使，即使他是學着古人的口舌，這篇道理也似乎未可以陳論腐說相加。我不曉得爲何粉頸詩人竟要畏縮了？如果然以古人的心思大體大臉地引以爲自己的主張，那他的畏縮固然也有一理。

(11)

「我們排除一切的反對黨喲，拾芬。」

這是口邊有兩個小笑窩的藻里所說。

「詩人也有黨麼？」

粉頸詩人遲疑輕聲的一問。

「站起！打發他們去！這不是我們的口號麼，任青？」

藻里祈望着我的詩人的幫助，但我的聰明的詩人只示以微笑，曖昧地點着頭，不說什麼。還是生來熱誠的勇圓，一點不會客氣，大刀闊斧，斷然地主張說：

「那當然的。舊的腐化的份子我們當然要打發牠們去！我們要一手遮蓋羣衆，一手指示未來的世界！……」

「一手招呼羣衆……」

我的聰明的詩人加以訂正。

「哼，一手招呼羣衆，一手指示未來的光明世界！而勇敢地前進，革命，破壞！而無條件地把一切的阻障掃開！拾芬，你和藻里，同是從外國新回來的，我們舉着兩手歡迎你們參加在我們的戰線上，但如何？你還在做幾萬年前的夢！拾芬，把古董的夢驅逐了罷，或者因

古董的夢從我們這裏被逐出去！我們只有正義，爲着正義！」

聲色俱厲的語調把粉頸詩人懾服了，他問，又是輕聲遲疑地：

「那麼革命詩人應該做些什麼詩？」

「血與力！」

「如何表現？」

「那問任青……」

勇圓說着望了任青一眼，任青不假思索地說：

「容易事，只要呼喊……」

「怎樣？」

「只要呼喊，號令。」

「你想呼喊就呼喊得出麼？而呼喊出來的就是詩麼？」

「那當然，我一天做一百首詩都來得。」

「那麼，因詩必烈孫……」

「哈哈，因詩必烈孫！真的，作詩要因詩必烈孫。但這個老妖精也進化了呢，現在的

(14)

因詩必烈孫簡直進化到可以任意呼喚的了。於必要時，我很可以自由自在的像個僕役使用牠的。古代的詩人是因詩必烈孫的驕子，現在的詩人却是因詩必烈孫的主人公了哦。」

啊！我所選擇的詩人會說這樣話來，我連做夢也夢不到的！老妖精！僕役！這是什麼話！這直是侮辱，惡罵！可以任意呼喚；我是那樣不值錢的東西麼？從來只有我使用人，未嘗有被人使動過的記憶。任如何的詩聖詩豪，非得着我惠加的秋波，他是免夢想詩作的。起始就說了，我是詩的神經呀！我是詩的心臟呀！哼，什麼喲！我所選擇的詩人有這樣的誣蔑我麼？這樣看來，人家稱讚他爲東方的詩人，讚美他的詩歌，又是什麼一回事喲？從盤古開天地以來，有過輕蔑我的詩人麼？從有詩以來，那一首不有我的生命潛在？假使東方的詩人這樣不尊重我，他從來的詩作定是一文不值的胡謔，或是『方便』的嚙語無疑。可不是麼？他說：『於必要時，可以……』這不是很明白在佈告他的詩是爲着『方便』而作的麼？詩不是一時的宣傳單，詩無論如何是表現於永遠的真理的人生的映象，而是我『因詩必烈孫』之聲！宣傳單和廣告讓謀利營鑽的商人去做罷，你東方的新詩人喲！

然而奈何！我的形他看不見，我的聲他聽不來；他看得的是名馳海外，廣告滿街的大減價的丸藥補品罷；他聽得的是迷信者無謂的讚嘆聲罷！這樣的一個人，爲何我要特地喜歡

他，特地在他的腦殼中睡一響來呢！是呀，我先就錯誤了。我聽了他是東方的新詩人，又看了他那麼粉臉桃頰地，一躍就鑽進他的腦殼中去了。我忘記了耳與目是最靠不住的東西，忘記了以心嚙他的心看看，竟自妄動愛他起來，這是我『因詩必烈孫』從來沒有過的第一次的失策！第一他不是那麼不健康的胖胖麼？胖得醜是有心臟病的，有汚血在心中流的。是呀，他有汚血在心中流，從之腦裏也少有美夢。可不是？這樣說來我就想起，想起剛才在他腦裏做些什麼夢了！我『因詩必烈孫』原是喜歡夢的，所以一遇到自己喜歡的詩人，便先要到他腦殼中睡一覺來。剛才批評家勇圓說，詩人喫着夢求生，爲着夢呻吟，我沒有加以反對之必要，但以我說來，却是詩人生美夢，人依美夢而生呢。不待說由人而夢異，而大多數的夢又無非是被壓迫的醜觀念的借影罷了。美夢是不容易做的。

我剛才在任青這位桃臉詩人——以後就以桃臉詩人稱他罷，怎樣他也不是我的詩人了。——的腦殼中，到底做些什麼夢呢？說來雖非不名譽，但未免出乎我意料之外了。第一，我剛臥下小腦中，眼睛一閉，即刻就夢到古羅馬請我去講東方的詩學，羅馬的 시민把月桂冠加在我的頭上。其次就是夢到上海的學生擁護我當藝術大學的校長，稱我爲支那的拜倫。再次夢見什麼呢，更來得唐突了！但見無千無萬的羣衆，在我面前俯伏拖爬；裏頭盡是一些被榨

(16)

取階級的苦力農人，汗水淋漓，污泥滿身地，伸出幾千萬隻手向我呼喚說：『兄弟喲！聰明的兄弟喲！你無產階級的救星喲！指示給我們光明的道路喲！……』

那時我身居高高的洋樓上，手執紅旗，儼若有無限的力量似的，心中覺得只要大聲對這些在地上匍匐的可憐的羣衆吶喊幾聲，即刻就可以把他們一切的不幸苦痛，消除了一般，由是，我使盡平生的氣力，張開喉管，空喇叭一樣地吹喊出來。起先還曉得自己在喊些什麼意義的文句，到後來，簡直像發瘋了似的，只覺『哦！呀！啊！喲！』地亂叫一場了。停一忽，我更覺得身子高高懸在半空中，從雲中俯覽下界，居然看到那些如螞蟻渺小的羣衆，好像死屍回魂復活起來似的，蠕蠕動動站起，兩手伸天，在『萬歲！萬歲！』的替我祝福。由是，我身更高出天外了！以後便混混沌沌，糊糊糲糲地，不知再演些什麼影片，最後記得夢見一位病太太，同時又是舶來的女詩美人，在我的屁股上痛擊一下，我就驚跳起來，由是逃出他，桃臉詩人的腦殼了。

這些夢真做得奇怪而滑稽！任我在誰個詩人的腦中，雖說各有花花樣樣的夢，但總未嘗有過這種荒唐無稽的類例。第一，我總說可以高高地飛入雲間，但怎能以『哦呀啊喲』幾聲嘆辭，便會生起奇蹟的作用呢？光明的大道，果真就因我幾聲『哦呀啊喲！』而開在那些地

(17)

上拖爬的可憐的羣衆之前了麼？算了罷，莫要說。一想起這些夢來，就令我作嘔！而因這些夢聯想到我所選擇的那個桃臉詩人來，更要使我淚流心傷！又什麼支那的拜倫！講什麼鳥學！這真是使人不禁要『哦呀啊喲！』呀！是，現在我心中多少難過！我在憤慨麼？那裏，與其說我在憤慨，不如說我在感着幻滅的悲哀。試想想自己所喜歡所選擇的詩人失掉了，是有如何的傷心喲！並且這詩人有這樣的蔑視我，這樣的心痛，這樣的無聊！被太太打屁股可以說是風流事忍得痛，但荒唐滑稽的月桂冠我是不願戴的。啊！我多少傷心！我『因詩必烈孫』一失掉了詩人，就要像小迷羊似的徬徨不知所之了。我衷心惻惻，我左右顧盼，什麼呢？啊，我的詩人，不，桃臉詩人把殘餘的煙捲兒拋棄了，桃花臉上永遠浮着迷人的微笑；有兩個不遜的小笑窩的，現在把瓶中的薔薇花差不多完全破壞了，準備着啟口說什麼似的；而粉頸詩人載我在頭上，又只管是搖來擺去地自得着。我將何去何從何所擇？頑固的批評家是我生來就不喜歡的一種人。真的，批評家是詩唯一的解釋者，而同時是真理的暗示者，是我『因詩必烈孫』的恩人也未可知，但近來的批評家似覺野蠻極了的。他們個個都要突出驚人的豬嘴，睜着善變的貓兒眼，殘酷地，順天變地，犁，挖，能圓，能扁！啊！如何？這個雪花滿頭的詩人上選罷？但看他這麼搖頭擺腦地，第一我的安寧就有點危險，什麼時候要被

(18)

他摔下來都說不定……

『任青，不待說我是和你們同在一條戰綫上的；但剛才你說因詩必烈孫進化了，雖是動聽，可不曉得有何根據？』

兩個笑窩的到頭對桃臉詩人這樣責問了。他好像思索很久很久，不可解，而終於很客氣細膩地請教了的。然而聰明的桃臉詩人，不會那麼蠢地關於自己的言論作無謂的深思考，更不會想到給與自己的號令科律什麼根據。他不慌不忙地說：

『根據？有什麼根據的必要？看我這個例不是就夠了麼？我五分鐘可以寫五首詩給雜誌去登載，而要比五個大砲彈還効力大些。』

『這就是因詩必烈孫的進化了麼？』
兩個小笑窩的再遲疑一問。

『什麼進化！這簡直是詩的墮落！』
這時粉頸的突地插口這樣說了。

啊！痛快！拾芬確有受我光臨的光榮的資格。以後我把粉頸詩人的綽號替他取消了，叫他的本名算了罷。但糟的就是他說這話以後，頭要搖得更利害些，我處在他的頭上，真危有

如纍卵了。這非想法子不可。飛開他麼？但剛聽了他這句正中我懷的話，不想即刻就離開他的。唔，他的頭上危險，鼻樑却一點都不動地高聳在面部的中央，不愧爲五岳中的中岳。我就移居上去罷；由是，我一眨眼。

我居然安抵鼻樑了。哦，真偉壯！聽說孔夫子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的，我這位粉頸，不，拾芬雖不像，但的確可以說是一柱擎天的了。這麼高高的鼻樑，在白種人不爲希罕，在黃色的皮上實可以稱雄。尤其是那兩個稍仰向的，有人倍大的鼻孔，真是天下的奇觀。起先我看了覺得好笑，心裏暗自在取笑他，但現在身臨其境，除魁偉以外，我簡直不曉得說什麼了。但這不是因爲他剛才說了一句中我聽的話，使我的愛憎之念都移轉了的，我須特爲聲明在此。我『因詩必烈孫』多情，我『因詩必烈孫』決不會溺情。閑話不要說得這麼起勁，桃臉詩人在那裏急得兩頰更紅了呢！他說：

『喂，拾芬！這不是墮落，這是時代的要求！你忘記了你生在第幾世紀的。你簡直是個 Anachronism 的人，想把舊的龍袍來穿在大學教授的身上喲！』

『唔，不錯，Anachronism！現在是民衆化的時代，廿世紀是 Proletariat 的世界！新與舊的交替已經尖銳化，時勢這麼迫切在我們的眉下，我們還可以高唱個人主義，還有閑暇推

(20)

敲自己的詩麼!?把你生花的筆投下地獄去!把革命的旗高舉，把聲帶嘶破!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齊集在同一戰線之上，同一旗幟之下!我們一切的表现要粗要明顯要簡單要剛強!」

這是勇圓當然會說的話，而且句句有理有力，誰能夠說他不是呢?我想拾芬會再畏縮了的罷;然，却事出意料之外，這次他居然有了什麼覺悟似地，不但一點不退縮，而且迫着要追問桃臉的起來:

「我確記得生於第十九世紀末，現活在此世紀，但未會學過你的新詩，這雖未必就到時代錯誤，的確可以說是有眼不識泰山罷?而教授雖不好穿龍袍上講台，新支那的詩韻或許可以響到古羅馬去出幾聲風頭呢。但怎樣都好，勇圓先生剛說的話，句句如金石響，使我拜服倒地，但不曉得你可以先讓我拜見拜見他所謂的要粗要明顯要簡單要剛強的，而你所謂比五個大砲彈還効力大的五分鐘可以作五首的革命詩麼?」

(未完)

漫談

振飛

導言

整整的兩年沒有動筆過了，說來很是可笑，也很慚愧，畢竟爲底事忙呢？也說不出來。話雖如此，並不是，絕對不是打麻將，逛窯子……先前是爲遺產問題的糾葛，舟車跋涉，頻頻奔走。然而我們是曉得的，曉得的很詳細，很真切的，法律是從沒有保護貧苦者的！所謂保障人權是幌子罷；尤其我們貴國，一切一切的留着狗洞方便。事互一年，還因着展期開庭而沒有判決，不幸的我，被踐躪的，被剝削的我，終於憤而出走，一直到現在，還是一切都沒有了的孤獨的漂泊着異鄉。

(21)

其後就到X校做了一個工讀互助生，身體的寄託於是有了，長年的書籍，洗衣，剪髮……的需用，還是沒有着落，想擠點東西寫寫吧，可是每日的工作，不必說，現在暑期是六小時以上，平常也至少有三小時。固然每日工作的時間這樣了，讀書讀什麼呢？多少你們會問。但一想被剝削的我的背景，却又『此間樂，不思蜀』了。

(22)

講到我的糾葛，那說也奇怪，到並不是『兄弟閱於牆』的作崇，而是洋八股的美國留學生的Dilemma的壓迫。這是支話。如此這般，自然論不到寫作了。

不過時代，革命的時代？死去了的阿Q時代？却範圍着，使你會有一些不能不聲張的，這就是我現在寫這漫談的原動力。而且打算繼續地寫下去，如果時間和語絲地位給我的話。兩年來沒動過的硬生生的無花之筆，句乏催粧，文不博義，自然不免的，唯望諒之而已。其實這我又太笑話了，——即使我真的，自以為加以Rhetoric了，在語絲上，不還是『班門弄斧』麼？廢話說的不少了，現在開始漫談。

○ ○ ○

『君子相罵，不出惡聲。』這是我們貴國裏，傳統思想下的一句流行語，我最初很不信，以為人是血，肉和性靈的集合體，那末在相互間交罵的時候，那裏會斯斯文文，而不怒髮衝冠地大聲叫罵呢？

然而我現在相信了，十分的相信了。試看我們貴國裏，會議席上，有過辯論沒有？他們必先予以疏通！在軍閥時代，是××胡同，燕子窠做議場的，最後纔三揖三讓地做個開會形式；現在國民政府了，也還是南園，湯山，拉都路，馬斯南路……做議場，最後乃做一個讀

灌囑禱告樣的會議式了事，他們的『替天行道』是避免辯論的惡聲！尤其是最近，且有進一步的臨時逃席。逃席不算。經過挽留了，還要扭扭捻捻的裝着鄉姑娘上花轎樣的遲遲其行。在他們自然的了不得，『以退爲進』，豈知……

哦，我想起一件事了，大概吳劉老老給新世紀報百號刊紀念吧？裏面有這樣的一段話：『垂吾大耳，搖吾小尾，睡蟲傳染人鼻，抽筋縮脈，勉強望天下之微光，東倒西斜，踽行於邱山推疊之黑物中。蹴之以足，則聞「古魯」，嗅之以鼻，則聞「幾利」，就蹴之，並「古魯幾利」而寂然……苟其無干涉者（汪精衛的電報）則老氣橫秋，龐然如小象，肥澤有威儀，走方步於市街，目中無物。然有人在背上突飛一足，（政分會問題碰頂子了）卽亦冥然罔覺，稍退行溝渠，（不辯論而逃席）陶陶然自若也。……』我不禁『後之覽者，……有威斯於文。』

○ ○ ○

山東是要完！山東人是要大喫苦了！這的確我可以說，敢說！

哼！濟南慘案發生的時候，國民政府，如果真的是爲民意打算，應該怎樣的奮鬥一下，使日本知所顧忌！然而他們——黨國要人，却不獨不這樣地，還不曉得利用民氣，一再訓令

(24)

——鎮靜！鎮靜的鴉鵲無聲！而且還迫令着要含垢忍辱！學那歷史陳迹的越王勾踐的故事！這真笑話！笑話！其實縱然國民誰都是越王了，牠們決不像吳王夫差樣的愚蠢！與『狼牙棒之與天靈蓋』同一『狼滴鼻涕』而已。

現在再看五中全會！！他們有誰提出對於慘案的對付嗎？！沒有，半個字都沒有！哼！他們既不運籌帷幄，防患於前；又不能決策定計，以善其後！吁嗟乎！山東！山東！——山東是完了！山東人是要大喫其苦了！

○

○

○

在夏天最使人討厭不過的，怕就是蚊和蠅，再沒有別的東西了。不過我倒發生了一個直覺，真的，一個真覺。——當牠來刺你的時候，自然會厭惡，但終不期然而然地這樣想：牠的生命是很短促的，難怪牠這樣地保持牠工作的緊張！四顧高等動物，靈長動物的我們自己人類，却又慚愧，終于原諒牠了。

其次：據我鄉一種神話說：『蚊蟲的產生，是因爲人們在夏天，誰都會貪涼，於是露宿。然而這是有害的，非常有害的！觀音菩薩『准此』就『特派』，不，『加委』蚊先生下凡，吮，啄，刺，針，使人們終于不得不『退避三舍』而逃入屋子裏去。』如此這般，所以

我們人類原先該感謝牠的。

不過我還有疑問：既然如上述，那末宜乎牠不進屋子了！豈知非但屋子，連你塞的緊緊的帳門，牠還會鑽來，擾鬧的你，自己打耳光。其初來也，公公公公（嗡嗡），十分客氣；及其去也，則謝儂曰『屁』，怪可惜可厭的。然而……且慢，世事請放開些目光看吧。——政府的養兵，不也原是叫他們對外衛國嗎？可是濟南帝國主義者機關槍的掃射來了！他們就鎮靜，鎮靜！鎮靜！棄甲曳兵而走！——退秦安站。而東征西征的把戲也夠頑的了。

哦！革命是據說成功已久，中國也已統一了。我這樣說，哼，難免有……然而，然而北伐，南討……的把戲，怕不旋踵而開始實現了。——自然，這我深願我言為過，反正，天下將受其禍，而我獲知言之名。如此這般，那末和蚊先生的會鑽進你帳門來搗亂，不完全相同嗎？我狠狠一團怒氣，終於又這樣地弛緩下去了。

至於蠅，則不得而知矣。

八，十五，二八，於容膝樓。

新書

(1)

一九二八年出版新書

論文與散文

歌謠論集	日本文藝論集	壁下譯叢	作品與作家	叛逆者	表現主義的文學	近代文藝的背境	朶思退夫斯基	德國文學概論	中國古代文藝論史	思想山水人物
鍾敬文編 印刷中	侍桁譯 印刷中	魯迅譯 印刷中	趙景深著 印刷中	金真若譯 印刷中	劉大杰編 實價四角	王璧如譯 實價六角	李偉林譯 實價一元二角	劉大杰編 實價一元	俱工譯 四角半	魯迅譯 實價九角半

蘇曼殊全集(五冊)	奔波	姊妹們的消息	苦酒集	殘燼集	魔鬼的舞蹈	憔悴的杯	新都的贈品	櫻花集	綠天	談虎集(上下)
柳亞子編 每冊一元	徐蔚南著 印刷中	徐鶴林著 印刷中	芳草著 實價七角	金溪若著 實價四角	于雲虞著 實價三角	王玉麟著 實價一元	徐鶴林著 實價三角	衣萍著 實價六角	綠漪女士著 實價五角	周作人著 每卷九角

燕知草序

佩弦

「想當年」一例是要有多少感慨或惋惜的，這本書也正如此。「燕知草」的名字，是從作者的詩句「而今陌上開花日，應有將雛舊燕知」而來；這兩句話以平淡的面目，遮掩着一往的深情，明眼人自會看出。書中所寫，全是杭州的事；你若到過杭州，只看了目錄，也便可約略知道的。

杭州是歷史上的名都，西湖更爲古今中外豔稱；畫意詩情，差不多是俯拾即是。所以這本書若可以說有多少的詩味，那也是很自然的。西湖這地方，春夏秋冬，陰晴雨雪，風晨月夜，各有各的樣子，各有各的味兒，取之不竭，受用無窮；加上綿延起伏的羣山，錯落隱現的勝跡，足夠教你流連忘返。難怪平伯會在大洋裏想着，會在睡夢裏惦着！但「杭州城裏」，在我們看，除了吳山，竟沒有一毫可留戀的地方。像清河坊，城站，終日是喧闐的市聲，想起來只會頭暈吧了；平伯居然也能寫出那樣悵惘的文字來，乍看真有些不可思議似的。

其實也並不奇。你若細味全書，便知他處處在寫杭州，而所着眼的，處處不是杭州。不

(27)

(28)

錯，他情着杭州；但爲什麼與衆不同地那樣黏着地情着？正因「杭州」而外，他意中還有幾個人。如他自己所說，大半因了這幾個人，杭州才覺可愛的。好風景固然可以打動人心，但若得幾個情投意合的人，相與徜徉其間，那才真有味。這時候風景覺得更好。「老實說，就是風景不大好，或竟是不好的地方，只要一度有過同心人的踪跡，他們也會老那麼情記着的。他們還能出人意表地說出，這種地方的種種好處；像書中杭州城站，清河坊一類文字，便是如此。再說，我在杭州也待了不少日子，和平伯差不多同時，他去過的地方，我大半也去過；現在就只有淡淡的影象，沒有他那迷勁兒。這自然有許多因由，但最重要的，怕還是同在的人的不同吧？這種人並不在多，也不會多。你看，這書裏所寫的，幾乎只是和平伯有着幾重親的且君的一家人——平伯夫人也在內；就這幾個人，給他一種溫暖濃郁的勇氣。他依戀杭州的根源在此，他寫這本書的感興，其實也在此。就是那塔磚歌與陀羅尼經歌，雖像在發揮着「歷史癖與考據癖」也還是以且君爲中心的。

近來有人和我論起平伯，說他的性情行徑，有些像明朝人。我知道所謂「明朝人」是指明末張岱，王思任等一派名士而言。這一派人的特徵，我慙愧還不大弄得清楚；借了現在流行的話，大約可以說是「以趣味爲主」的吧？他們只要自己好好地受用，什麼禮法，什麼世

故，是滿不在乎的。他們的文字，也如其人，有着「灑脫」的氣息。平伯究竟像這班明朝人不像，我雖不甚知道，但有幾件事可以給他說明；你看夢游的跋裏，豈不是說有兩位先生猜那篇文像明朝人做的？平伯的高興，從字裏行間露出。這是自畫的供招，可爲鐵證，標點陶菴夢憶，及在那篇跋裏，對於張岱的嚮往，可爲旁證。而周豈明先生雜拌几序裏，將現代散文與明朝的文章，相提並論，也是有力的參考。但我知道平伯並不會着意去模倣那些人，只是性習有些相近，便爾闡合吧了：他自己起初是並未以此自期的。若先存了模倣的心，便只有因襲的氣分，沒有真情的流露，那倒又不像明朝人了。至於這種名士風是好是壞，合時宜不合時宜，要看你如何着眼；所謂見仁見智，各有不同——像冬晚的別，賣信紙，我就覺得太 *Sentimental* 些。平伯原不管那些，我們也可不必管；只從這點上去了解他的爲人，他的文字，尤其是這本書，便好。

這本書有詩，有謠，有曲，有散文，可稱五光十色。一個人在一個題目上，這樣用了各體的文字抒寫，怕還是第一遭吧？我見過一本水上，是以西湖爲題材的新詩集，但只是新詩一體吧了；這本書才是古怪的綜合呢。書中文字，頗有濃淡之別。我想這一半由於時間的參差，一半由於作者的態度。像湖樓小擷，芝田留夢記，都是在杭州寫的；當時情境，還可把

(30)

捉，所以寫來情景語多而理想語少，便覺得濃了。像雪晚船歸以下幾篇，寫於居平數年之後，光景已漸朦朧，而年齡加長，理致也多了，解釋語往往餘於描寫語，便覺得淡了。這是專就一方面說；自然，這其間是不應忘記態度關係的。如清河坊，也成於居平之日，却仍寫得濃摯，便是態度關係了。那時平伯還沒有討厭描寫；他本就不甚看重描寫，只是也不討厭吧了。近年來他覺得描寫太板滯，太繁縟，又太矜持，於是主張素樸的趣味，處處以簡質清切為主；有幾篇文章裏理語之多，這便是另一因了。——本書的命名，也正是取那兩句詩淡淡的味兒。這種風格的歧異，與各體的綜合一樣，都是很有趣的；我們不要執一以論好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北平清華園。

隨感錄

一七五 討錢稱臣考

達夫

因爲考據很流行，所以想來做一點『小』考。

平常朋友很少，不大有人寄刊物給我，所以一點考據的材料，都是由我自家去找得的。而材料的獲得，又都係在一大堆無聊的刊物的濫讀之中。

偶爾讀到了『討錢』和『稱臣』兩字，想來作一點我自家身邊的考據。

按『賣文來養活』似乎與『討錢』不同。討錢是乞丐的行爲，而『賣文來養活』則是文士的行爲。

我曾向商務印書館等賣過文的，所以對商務印書館等並不是討錢。

至於因要『討錢』而『稱臣』，則又有一考。

(31)

按『稱臣』兩字很古很古，而見於近代文中的，則自語絲第十九期的『小資產階級或有產階級魯迅誠惶誠恐謹呈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老爺麾下』始。

(32)

今又有郁達夫的向魯迅稱臣，或者魯迅是稱臣被納，而帶有『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老爺麾下』之號闊了，也未可知。

而又因為要向北新討錢而對魯迅稱臣，則郁達夫之討錢處所，又不可以不考。

原郁達夫也曾向廣東革命政府下討過錢，則其曾向總司令等稱臣過也明甚。又郁達夫雖號為賣文，而其實則也曾向商務印書館等討過錢，則其曾向高夢旦之流稱臣過也又明甚。又郁達夫為日本的官費留學生，他對於日本的文化事業基金之錢，有沒有討過，雖則還須待考，而其在日本時——也許現在也還是——曾討過些不由勞力去換來的錢，是麟之為麟，昭昭也的，則其曾向——或許是還在向——日本政府稱臣也，更其明之又明，甚之又甚。

小子無良，一邊的腿捧不上，就急急跑上一邊去稱臣，而且自己還在偽稱係住在貴族大學內者以自豪，按明律第九千九百九十九條的捧腿之罪，應該割去他的兩隻腿以示薄懲。

一九二八年，八月。

並非閒話

楚狂

吃飯問題

一般的吃飯問題，近來確乎特別緊張，我先前沒有想到，走過毛廁，竟敢說臭，有人以爲我在故意侮辱他。

想起莊子的：「南方有鳥，其名鷓鴣」的譬喻，不禁有些微笑，而且快意，好像我已經報了仇。

這次來上海，目的固然是爲了飯碗，搬到C校做臨時寓公無非想省幾個房錢，沒有旁的野心，然而不幸引起去年對我很客氣的L主任的恐慌，他懷疑我此來沒有好意，至少要搶他的飯碗，於是乎先發制人，宣傳我是著名的共產黨。以爲這樣一來，我準有給人抓去斫頭的機會，斫去了頭，自然不會危及他的地位了，這亦是生存競爭之道。

其實，飯碗我是要的，搶L主任正在啃着的黃米飯，却還不至於。

(33)

辦刊物

辦刊物幾乎是上海近來一種時髦，由週刊以至不定期刊，祇要你有幾篇長不滿百字的罵人文章，便可印出來擺在書店出售或贈閱。雖是出了第一期未必有第二期。但被罵的人祇要回罵一句，就算目的達到，近日市上有一種所謂「僑鋒」便是這一類。

陳軼塵和陳仰賢的戀愛問題

爲了愛人撇下自己和別人戀愛，便出小冊子來痛罵，這事近來亦有。因爲我就接過這樣一本，內容是：

陳軼塵先生和陳仰賢女士，先在南洋，由師生關係而自由戀愛，後來一同回國升學，便由自由戀愛進而自由同居，由自由同居而自由結晶，由自由結晶而自由打胎，打胎後則每星期同居一次，以示限制。

陳先生在S校，陳女士在C校，他倆每星期通訊三次，五年後，他說他交還她燒掉的情書，竟有「數千封」之多，後來鬧到法院，他的衣箱裏還存有三百多封呢；這個數目確是有

點驚人。

有一天陳女士對陳先生說，「她六年來對他不是真愛，是假愛，是在欺騙他和她自己」。陳先生不服，責她「棄信背義」。她說「我是今天不知明日事，思想一刻不同一刻的人。」隨後又寫信給他，說她現在決定要和他脫離，她主張戀愛自由，離合自由的。她現在愛上別人正是她之向上，因她所愛的人，地位比他高，環境比他好。」他得信之後，回信責問她是否「顧及信義」，她說「人生無幾年，何必顧此顧彼。」

他們最後的會晤，陳先生很傷心，嚷着要服毒自殺，鼓起勇氣，一連喝了兩瓶「毒藥」。然而陳女士站在一邊，若無其事，不來勸止他。他見她這樣「無情義」，悲憤極了，抽出雪亮的快刀，用一個猛虎撲羊勢，朝着她直砍過去，結果是：他躺在床上哭，她倒在樓板哭，他哭的是心痛，她哭的是肉痛，她的頭上流血，他的沒有。

二房東怕闖禍，把他倆交給巡捕，後來還是和平了結。然而陳先生還是憤憤不平。

陳先生終於沒有死，大概是那兩瓶「毒藥」沒有發作，所以纔有這本小冊子的出世。

小冊子的効力真大，何況署名的又是「義憤團」之類。老先生看了罵陳女士不顧廉恥，接着是搖頭。少先生看了罵陳女士是淫婦，接着是拍桌。女先生不限於老少，看了或聽了都

(36)

語 絲 第四卷 第三十六期

三六

一致罵陳女士不該見異思遷，接着是頓足。

以上是小冊子引出來的公論。世風還是很古。數千年的正義，判定佔有性是該屬於男性方面的。

八月十日。

學我來吧

若 狂

在人堆中，書城裏，我的眼睛忽地迷幻，好像看見一片田園，綠油油的麥波不斷地蕩漾。旁邊站着不少的人們。這以外，麥波上浮着個洋服的誇大者，手足重直，身體伏着。他像四脚的棹子；可是脚不着地，又會飛舞，同時且在高聲說法。半洋化的聲音震徹四野。

「大家來吧，像我——像棹子一樣跳舞，這是棹子也得要跳舞的時代！你們應該恬默着，細聽我的教訓！……」

我正想問：「爲甚麼？」他憤憤地，要撕破他的聲音似的接着又說下去了。我只得瞠目地看他憤飛的跳舞，莫明其妙的聽他莫明其妙的教訓。

(37)

「時代嘯時代！我們歌舞得要跟着時代，我們得要把時代的潮流捉住，并且裝進歌舞裏。你們不明白嗎，現在是革命時代了，我們的歌舞得要是革命的，我們不能是落伍者，我們非要跟着不可！我們得喊着口號，非口號不興；歌舞得要足不着地，一着地了就不興！革命用口喊，我們歌舞絕對不能無招牌。聽得懂嗎，頌揚現在的時代——革命。不然，你們得要滅亡，革命者將要說你反動，將要把你們殺戮除掉！唉，你們爲甚麼老是這樣笨而倦怠，

老學不會我這樣足不着地歌舞，爲革命離了地面歌舞！聽，革命，革命，革革命，革革命，革革命……這是多麼美妙的歌，你們爲甚麼不也唱一唱？笨極的東西！

「唉，你們爲甚麼都像磨坊裏蒙了眼睛的馬，拖着堅硬的田螺老在路上圍繞，移動？記住，現在是革命的時代，革命是跳動的，因此我們得要飛起而追趕，何必足踏着路跑？真是太笨了！老實說，你們儘是些中等資質的人，夠不上的這偉大的時代歌舞的重任；惟有我這能夠浮離地面的……」

他說的一點也不錯似的。掛在空中跳舞，的確是目所未睹的奇觀；並且時代也的確是革命的！這幾乎將我麻醉，直到我想到革命者有一種的宣傳品，才索然興盡！

他的口一閉，唾液一吞下，又重新說：「現在不但是革命的時代；外面已有人說現在是勞動階級的時代，因此我們得要去工廠裏工作，我們也得要時髦一時髦。把革命的喊聲和勞動者的汗臭，喘息，工作的聲音裝進歌舞裏去吧！爲他們而歌舞，歌舞是專爲他而有的。並且要說明你們是爲他們的，他們才會明白。你們不能作抒情的歌舞，那是渺小而又渺小的，時代已經是無情的了。而且，而且。別調也不成！」

「你們老是這樣不聰明，老是這樣穩重——穩重到笨拙，老是循着路慢慢的移動，老不

會曉悟時代？我們的時代是憑空蕩蕩的，我們因此也變成毛羽隨風歌舞于空際，瞧，像我是多麼浮輕活潑啊，來吧，學學我隨風歌舞來吧！就使這歌舞不能當歌舞；也得可以當歷史。

「你們的歌舞得要像學我。我的憑空蕩蕩的跳舞你們是已經看見，現在讓我唱一唱我滲淡做成的童歌給你們也來賞識一下兒。這是專給小孩子的，但是你們得要聽清，我已爲牠掛上革命，勞動的招牌。」

接着他用機械的聲音唱出許多招牌的童歌來了。

「資本家，資本主義，資本階級！結果將要崩潰。資本主義發達，勞動者增加，資本家減少，終於把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了！

「勞動者，勞動者，勞動階級，勞動主義，暴動會發生。

「暴動，暴動，暴動，殺人放火。這樣的，這樣的，那樣的，那樣的革命，革命，革命。」

「奪取政權，奪取，奪取，奪到了。」

「專橫的資本主義者于是被壓制了，殺盡了。」

「勞動者專政，工人的政府。」

學 我 來 吧

(40)

歲！

「紀念塔上，紅色的鐵拳伸向空中，大家歡呼來吧！歡呼我們的政府萬歲，萬歲，萬歲！」

歌完了，機械的聲音停止，我的頭暈才清醒一些。的確，這樣的歌聲可以叫人憤怒，或者腦裂血濺！吸引真強而且普遍！

他又咽下一口唾沫，急不停留地又說：「唉，你們要反對嗎？我的歌兒是多麼生動，多麼為勞動者，甚而至于多麼有激動小孩子的憤怒的能力嘞！哼，為全人類嗎，這是反革命！唉，你們好像是小資本主義者，不然，為甚麼不學學我來啊？！現在是勞動階級的時代了，我們的歌舞是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歌舞；其餘的簡直就不像東西！」

「為歌舞而歌舞，決不能算得歌舞；為革命，為勞動者的歌舞才是呢！甚麼緣故嗎，因為時代是他們的。我已說過千千萬萬次了，你們真笨啊，老是不跟來。」

「你以為我在罵你們嗎，這是有所為而罵的。」

「無所為決不成，正像為革命，為勞動者而歌舞；為社會而活，為人類而人，為別人而愛，為別人而生；決不能說是為愛而愛，為生而生！」

「所以我的罵是為革命，為勞動者而罵；正如我的跳舞。」

(41)

「但是不革命和反革命派裏不能說沒有美人。藝術的，天才的歌舞也有存在的可能。

「然而，現在這美人兒的，藝術的，天才的歌舞於我們有甚麼益處呢？不但無益而反有害！

「來吧，學之我爲革命，爲勞動者的飛舞，隨風飄揚，任意高歌；或者學我來處來的同伴，普羅利塔利亞特爲歌舞者，別調終于不興！

「你們老早就在跳舞了，然而你們老是只在道路上，結果不能像我隨風飄游的便捷，笨哉你們！

「喂，蠢子們，學我來吧，學我隨風轉移的聰明！」

我心裏被他刻下許多許多？？？？？的傷痕；可是他泰然的誑誇與異能使我寒慄 侷促，噤然不敢有問。

我若已決心了，正想進前去；然而，在這當兒，我迷幻了的眼睛忽地恢復，麥園與一切忽地消失，書城重新呈現于我的臉前。

醒轉的心老是沉重地癡想着幻境中的誇大者。幾時，幾時，我才得意了他？！

十七，七，八日。

學我來吧

四一

新書

(2)

一九二八年度出版新書

小說(剞作與翻譯)

劫	胡	殘	春	支	西	入	管	迷	幻
				那	山	五	他		象
				女	之				的
				兒	雲	後	呢	羊	殘
灰	蝶	夜	痕	兒	雲	後	呢	羊	象
沉君著 實價三角	許欽文著 實價三角半	倪貽德著 實價五角	沉君著 實價三角	劉大述著 實價五角半	李健吾著 實價四角	沈從文著 實價五角	芳草著 實價五角半	郁達夫著 實價五角	許欽文著 實價五角

紅	英	痴	窄	婚	裁	浮	霸	飢	顯	春
	國	人			判	士	都		克	
	短	之			官		亞		微	
	篇	愛	門	後	的	德	納	餓	支	潮
笑	集	門	後	嚴	威	德	餓	餓	小	
袁家華譯 印刷中	朱湘譯 印刷中	楊騷譯 印刷中	穆木天譯 印刷中	張友松譯 實價五角半	朱溪譯 四角半	顧綬昌譯 實價五角	李劫人譯 實價五角	張采真譯 實價六角	魯彥譯 實價五角	張友松譯 實價九角

通 信

記者足下：

現在，南北可算已是統一，「國民革命」也已似乎是成功了！原來「革命」軍已打到北京，——呵，否！是「北平」呀！在黃沙漫舞，十足「中國化」的北京，——呵，這又是「北平」呀！已換掉「青天白日」旗，把那曾受「國家主義」的先生們熱烈擁護過的，似乎又是表示五族共和的「五色」旗總算是除下來了！

我在此驀然又想起，以前「革」滿清的「命」時，在北京——（在這裏是不應該寫「北平」，——因為那時十足是「北京」，還在「先總理」未想着「北平」這名詞以前呢：合併聲明。——）換上燦爛迷目的「五色旗」，把偌大的「龍旗」毀掉下來！現在「青天白日」旗已替了「五色」旗的位置，這也算是「天眼恢恢」和「報應」之道。

然而「青天白日」旗的美醜問題，「管牠呢」！我們的民衆，祇覺得牠是新鮮一點便是了！但，你是否也記得這「青天白日」旗的發祥地，即所謂「革命的策源地」呢？

在廣州的「青天白日」旗，都是懶洋洋地站在「軍」「政」「黨」各機關上頭的，有些

(43)

(44)

好像已現出破舊的樣子，但是，牠總是具着靜穆而驕傲的神色。的確，廣州的「青天白日」旗，是見過「大世面」，與衆不同的！因爲在數月前歡迎「港督」的時候，「政府」通令各機關各商店都要掛起「青天白日」旗和大英國的「米」字旗，交叉地插着；所以廣州的「青天白日」旗和英大帝國的「米」字握手過的。——「青天白日旗萬歲！米字旗萬歲！」——這，自然是與衆不同的了。

關於「革命策源地」的消息，想大家都歡喜知道多少，現在，順筆說些，想未必是太囁嚅的一回事罷。

欲說又恐煩雜些。只好分別言之，庶不致弄昏眉目。

(一) 男女分校

在以前，算是在「國民革命」未成功的時候吧？廣州的「風氣」畢竟太過「囂張」，學校沒有一間不是「男女兼收」，「陰」「陽」混亂，同聚一堂，「世道」似乎是從此頹了下來！現在已到「國民革命」成功底時候了。「世道」是要挽的，「學風」尤須整頓，「男女有別」，或竟是「授受不親」吧！所以廳長們委員們有見及此，爲「世道」「人心」計，爲「黨」「國」前途計，便通令實行「男女分校」了！

聽說下學期是實行的了！現在已另設一間女子中學，是專收容各校送來的女生的。就以「執信學校」是本來招女生的，後來不知爲什麼，竟招起男生來，現在却祇把男生送到別校去，只收女生了。

那麼，想起來似乎又特別有趣，許多學校是把姊妹們送到「閨校」去，有些却是送哥哥弟弟回男校，如果感着了「悲莫悲兮生別離」，或者是一黯然魂銷者別而已矣」這些話，我想，大家都要悲兮，悲兮，黯然，銷魂的吧！

然而，暫時別離的少年男女同學們呵！這是不足悵怨的。因爲「國民革命」已成功，「世風」是要挽，「學風」尤須整頓，男女同學是不合於「革命」潮流的了！好得入大學時是還沒有分開哩！

(二)「道德教育」

當×教育廳長登臺後不久，便標出「道德教育」的主張，這位廳長是有了年紀的人，「努力凡幾十餘年，」見地自然有獨到之處。

(45)
但是，這裏所謂的「道德」，是舊「道德」抑或是新「道德」？我們後生小子，不得而知！關於這層，我想在這舊「道德」已暴露其猶惡的面目，新「道德」還在娘胎的時候，所

謂「道德教育」內的「道德」，誠不知怎樣的東西！然而，×廳長或者要特出心裁，抱着「西學爲體，中學爲用」的心事，以「整頓」或「邏輯」或「創造」——（這些名詞我寫下去引用得似乎不妥貼呢！）——一種適合於「黨」「國」的，適合於「黨員」或「黨治」下的民衆的「中庸道德」出來，施之於教育，誰曰不宜！

不過，畢竟是太渺茫了！祇說出「道德教育」，沒說及「道德」這一回事，似乎也太含糊吧？一般人聽了都覺得是「醉眼朦朧」，又要感着是茫然的了！

退一萬步，或許是十二萬步來說，這也不足怪×教育廳長的吧！以前B督軍和A督軍打架，一會又好像「親愛精誠」地聯絡起來去打D督軍，……與及那些豬公豬婆豬子議員鬧着的政治，這固使人要感着頭昏眼花，不知演的是那麼一回劇！然而呵然而，現在雖也「國民革命」已成功，擺在眼前的影子呢？仍令人摸不着頭腦，「茫然」是不能免掉的。

（三）莊嚴的中山大學

記得好像是三兩期以前吧！——（我寫這篇東西時正出到廿九期。）——金工的通訊已把「中山大學」說個明白了。我現在所說的，是說牠前門（第二重）已修築好，和牠那「禮堂。」

委實，莊嚴哉中山大學也！在牠的門口行過，看入第二重門去，則可以看到正修築好的，簇新的牆壁，一邊是寫着「明恥」，一邊是寫着「立信」，這四個大大的字。在「大鐘樓上」外面的門口和壁間，也有很多是「革命化」的「聯語」，似乎倒很「莊嚴！」

中山大學的禮堂已是簇簇新的了！檯椅是抹過油的，牆壁是上過一層灰色的，在「先總理」像的兩旁，寫了很大很大字的聯語，還有，在壁上也是有很多的「革命」的標語。總之，中山大學是「莊嚴」的，大學內的禮堂似更「莊嚴！」

千可惜，萬可惜，禮堂內的「先總理」像前，缺少一張香棹。和幾張跪氈，與及一個「丹香爐」，一對「神燈」，這些「國粹」，都沒「保存」的實現出來，這，似乎令人不大高興。

——以上粗粗地算是說完了！不願再多嘴下去，攪亂你們的精神，然而我很歡喜再有第二次和你們說話的機會。

一九二八，八，四，沒名寄於「革命策源地」